

河東鄭氏大同合譜序

氏族之所貴乎譜者以其有惇本收族也若譜焉而不惇本收族則吾未見其爲譜也且不篤近而未及於遠則惇焉收焉者在諸家單牒脫有訛誤哀錄或難別異苟如是而欲其大同乎族顧理有所不明情有所不貫然則各近其遠各親其疏會之有義統之有正不亦宜乎伏念先世自羅麗至于李朝忠烈勲業道德文章襲世簪纓太史有記不必疊床惟吾鄭氏之貫河東者有三派高麗太祖朝諱道正平章公派高麗德宗朝諱膺左政丞公派高麗肅宗朝諱遜位禮部公派而溯本尋源想應同根一源而世遠人久派系莫徵尙今未成同譜恨其屬遠情疏茲以三派宗議欲成大同合譜矣中途禮部公派突然爻像未能合三但以平章公政丞公兩派合譜之役成耳且古家之失先系者多在兵燹之後見今南北相隔世擾未息此不無懲愆而愆後之計舍此譜而何以哉使今家家奉其譜而守藏則先系之浸遠非所憂矣不肖以是知吾鄭之兩派先系鬼神護之山川藏之經累百歲而可保其無窮也噫吾鄭之子姓蕃

衍幾乎不記篤近及遠豈不急務耶竊念譜之爲重於氏族者苟能知百派之出於一源千枝之本於一根以兩祖先均視之心視吾累千百人之宗族則孝悌之心可因是而生矣敦睦之風可由是而興矣然則程子所謂收宗族厚風俗者豈不在是歟是役也族從燦圭甫以總務之任最有勞焉譜成之日諸宗以余爲都有司勸以序余不敢以不文爲辭姑序次如右歲庚子十月旣望平章公派不肖後孫淳睦謹序

河東鄭氏大同合譜序

古人之譜四世所以篤近也後世之譜同貫推以及遠也要皆主於廣敦睦厚風俗之道也若族而譜不同則焉有能篤近及遠之義乎竊惟我鄭氏之貫河東者有三派粵自麗代顯揚國朝而世遠人久派系莫徵一以祖於高麗太祖朝平章公諱道正一以祖於高麗德宗朝政丞公諱膺一以祖於高麗肅宗朝禮部公諱遜位其數蕃衍徧據八域而此三派各祖其祖譜亦各修曾無一與之同譜此亦鉅族之所以然而其爲缺然則深耳然蓋世代綿遠天分也居住散處地分也譜牒各派人分也天地之分無奈於用天之時因地之利而人之分則可合於人之和和則可合也故合而爲全譜所合於派也分而爲派譜所分於全也然則合與分非殊塗而篤近及遠之義默寓於其中矣且世雖遠而屬相近則痛癢相關而况屬相近而同其譜乎往年春族從燦圭甫感於此而爰始發謀于大同合譜之議豈不休哉余亦相應遂收議宗會乃成昔日未遑之事何幸如之然但以禮部公派之終未得相合爲路人之歎耳謹按諱道正

三國之季以戶長團鍊鄉兵率先歸服于高麗太祖爲平章事歷幾世而至密直公諱國龍自縣吏起家是生文忠公諱芝衍左尹公諱蘭衍爲二大派又謹按諱膺高麗德宗朝登第官至都僉議左政丞太子詹事五傳而至直提學公默隱諱熙貞忠大節炳耀麗史是生郡事公諱抱文景公諱招贊成公諱提爲三大派此五大派之後裔寔我今日所同譜之族也是族也世襲簪纓或出而黼黻王廷或處而柯則士林在國望於國在鄉望於鄉此所謂醴泉靈芝之有根源豈不信哉惟願同譜諸宗益加勉旃聿修厥德近其遠而親其疏則其篤厚之誼敦睦之風可一言而盡也然則今日之譜可謂於譜法得矣爲世教大矣於斯譜之役閱歲整單今將入梓訛疑證以正規模簡而備使覽者莫不一目瞭然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其於承先裕後可庶幾矣相與勉勗敢爲之序

檀紀四一九三年庚子立秋節 政丞公二十四世孫潤植謹拜序



卓申 頌崇 上

鄭膺 上

頌崇 卓申 上

膺 臧 上

卓申 藝均 上

延叙 下 權知河東戶長 子國龍國僑

二世

臧 下 登第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 縣夫人利川徐氏父護軍 頤 子 繁

三世

國龍 下 仕高麗高宗朝陪奉翊大夫贈密直副使桐溪鄭益撰縣監公諱大民墓碣云贈匡靖大夫密直副使 墓河東赤良面銀谷中坐石葬 子芝 衍蘭衍 五世孫諱麟趾以三道巡察使到河東客館縣板詩序有云諱國龍以前皆吏於縣自高祖諱芝衍致仕都僉議贊成事判選故事始

離鄉谷 純宗己卯十七世孫遂 琴鶴堂李學緒書 國僑 進士 子孫居晉州道洞馬洞咸陽及 筆撰神道碑文 釜山金海等地 是為進士公派無單

四世

啟 1.2 金紫光祿大夫同平章事封河川君 配郡夫人文化柳氏父文山君忠誠公成庇祖密直兼翰林 學士監門衛上護軍淳會祖密直使彥琛外祖僉議侍郎贊成事匡靖致仕長興任 翊 子承慶

五世

芝衍 1.2 麗史芝作之 仕忠烈王朝解華語屢使元至元間為中郎將丁未累遷左常侍忠宣王己酉授同知密直副使癸丑拜重大匡都僉議贊成事 判選部事載麗史 按世紀表云公善屬文工書畫時忠烈王入元居甥館日與趙孟頫等吟咏唱和公周旋其間為華人所推服 忌二月

五日贈諡文忠墓考墓右麓甲坐石葬配郡夫人李 氏忌九月十日墓公墓右麓甲坐有床石子翊 有 蘭衍 文科左尹子盛 按麗史與派譜諱作蘭又按舊派譜及戊戌 氏忌九月十日墓公墓右麓甲坐有床石子翊 有

四世

河東鄭氏大同合譜跋

族之有譜其來久矣自歐蘇兩氏後歷千百載士大夫家皆準則而通行之此氏族之最重文籍也然經亂而失其傳勢或固然而往在庚戌與庚寅之變尙何言哉當其時漂泊風潮或南或北文籍之保藏者幾希耳若世代浸遠則雖同根血族將不免路人之弊豈不寒心哉此譜之所以修也而惟吾河東氏東方巨閥欲爲南北同譜則不但力有所不逮值此寰區擾攘朝難慮夕之時與其大同而難成豈若小修之易成乎大凡天下之事莫不由小而及大安知有天日復明山河一統則合南北而修大同之日耶以若淺見薄識生平做事全沒巴鼻况於莫重之役豈敢云一臂之助也猥蒙僉宗之眷愛忝在總務之任而遽然二十箇月矣回顧其間則無大欠而事及見終榮幸極矣平日積吝之懷或可小伸之耶己亥三月修譜發議後歷訪各地僉宗一一收意乃設廳于光州不二年而告訖尊祖敬宗之心自然感發于中更不爲贅略記顛末以寓景慕之萬一云爾庚子十月既望不肖後孫燦圭盥手謹跋

河東鄭氏大同合譜跋

族之有譜如國之有史族必有譜厥維舊矣失於史而徵於譜文獻亦足也故譜爲一家之史而先德之未當泯者皆托於譜以傳其乘焉惟我河東之鄭遠自麗代有三派各派其派尙今未成同譜蓋出於派系莫徵之致而此豈非慨恨之事也今以族從燦圭氏之合譜發議族已收矣譜旣同矣考其訛而得其正去其煩而從其簡奉覽自不覺歛衽而起敬敦睦之風勃然而興遠已近矣疏亦親矣豈不美哉豈不盛哉大抵所貴乎譜者以其收族也所貴乎族者爲相親睦也今吾族雖大固可同其譜也果可使同其睦乎不能同其睦而同其譜未見其爲收族也然則同譜諸宗盍以此相勉勵哉余亦叅有司之列閱月檢校今將入梓畧叙顛末以謝僉宗之賢勞耳

檀紀四一九三年庚子七月旣望

政丞公二十三世孫海珀謹拜跋